

颜色商人

HOUSE | 舟正◎著
SHANGREN

如果一定要用颜色来诠释商人
你该如何选择？
黄色、蓝色、粉色、白色还是……

 华艺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舟王◎著 HUISE SHANGREN

灰色商人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灰色商人/舟正著.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 - 7 - 80142 - 946 - 9

I. 灰… II. 舟…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1133 号

灰色商人

作 者: 舟 正

责任编辑: 郑治清

装帧设计: 80 零·桃子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邮 编: 100083

电 话: 010 - 82885151 - 222; 82885023

印 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90 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142 - 946 - 9/I · 438

定 价: 28.00 元

华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卷 I 自古英雄出我辈]

- 第一章 车祸 · 3
- 第二章 倒霉的肖九钢 · 7
- 第三章 “善后”的赔偿 · 11
- 第四章 龙涛嘉的人生观 · 15
- 第五章 婚礼上的“老”朋友 · 19
- 第六章 再见肖九钢(上) · 23
- 第七章 再见肖九钢(下) · 27
- 第八章 和薛菲菲的第一次非亲密接触 · 31
- 第九章 肖九钢的消息 · 35
- 第十章 不好把握的机遇 · 38
- 第十一章 机遇 · 42
- 第十二章 初见王连生 · 46
- 第十三章 运作 · 50
- 第十四章 指点迷津 · 54
- 第十五章 热情的肖虎 · 59
- 第十六章 拜访 · 63
- 第十七章 马家大小姐 · 67
- 第十八章 花招和猫腻 · 70
- 第十九章 得失之间 · 74
- 第二十章 操作(上) · 78

- 第二十一章 操作(下)·82
 第二十二章 第二次约会薛菲菲·86
 第二十三章 元旦·90
 第二十四章 马蹄山上“有间屋”·94
 第二十五章 踏进生活圈·98
 第二十六章 新的起点·102

[卷II 一人江湖岁月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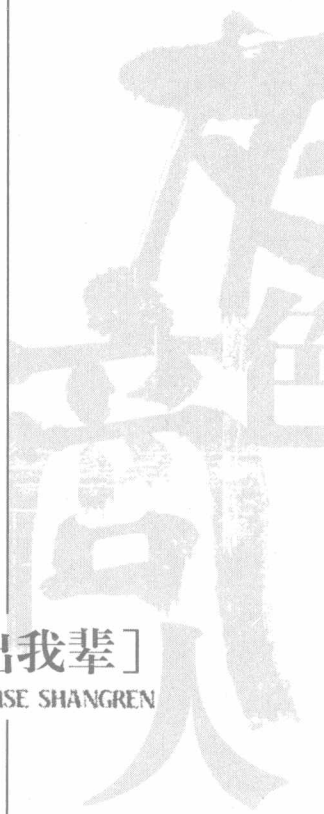
- 第一章 招兵买马·109
 第二章 准备就绪·113
 第三章 运转开始·117
 第四章 新的游戏·121
 第五章 烧香拜佛·124
 第六章 请客送礼·128
 第七章 希望破灭·132
 第八章 各怀心思·135
 第九章 震撼消息·139
 第十章 风险投资·142
 第十一章 烦恼不断·146
 第十二章 得知详情·150
 第十三章 高级会所(上)·154
 第十四章 高级会所(下)·158
 第十五章 整装待发·161
 第十六章 万安县城·165
 第十七章 突生变故·169
 第十八章 单独相处·173
 第十九章 携美回家·177
 第二十章 探望“英雄”·180
 第二十一章 风云渐起·184
 第二十二章 两个消息·189



- 第二十三章 时势英雄 · 194
第二十四章 打探消息 · 198
第二十五章 消息! 信息! · 202
第二十六章 小妹(上) · 205
第二十七章 小妹(下) · 207
第二十八章 好人难当(上) · 211
第二十九章 好人难当(下) · 214
第三十章 解决办法 · 218
第三十一章 矿山机械 · 222
第三十二章 马家酒话 · 226
第三十三章 矛盾和解 · 229

[卷I 自古英雄出我辈]

HUISE SHANGREN



车祸

贾政靖早上醒来，感觉头昏昏沉沉的，胃里也揪得难受，就到卫生间，在洗手池里放满了凉水，把脸浸在水里，过了好久才感觉好多了。

想起昨天晚上的事情，贾政靖心里不禁有了一种涩涩的心慌。昨晚自己和老家的几个朋友喝酒，一个开网吧的朋友来的时候带了两个姑娘，刚开始还好好的，可是喝多了的贾政靖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现在想来还是让自己觉得脸红。不禁在心里问自己：这不是在自己打拼的那个城市，这是在自己的家门口，自己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昨天，一个人回到老家的贾政靖和几个朋友约了一下，一起吃了顿饭联络一下感情。那个开网吧的“煎饼”（此人大名毛建兵，从小大家都叫他“煎饼”）来的时候带了两个女孩。当问起是怎么回事时，煎饼解释说这是在他网吧上网的两个女孩，已经在里面坐了一天一夜了，连饭都没有吃，于是就带过来让她俩吃个饭，然后把她俩送走。记得当时自己还和她俩开了些玩笑，还说自己是她们的校友什么的。后来自己喝得有点儿高了，好像还对其中一个女孩动手动脚了。

当回到网吧谈论去哪里睡觉的时候，贾政靖一下子清醒了过来——自己要真的和那个女孩发生了什么，那简直是在犯罪！慌乱中贾政靖骑上摩托车晕晕乎乎地到了家，一头倒在床上，直到今天早上醒来。想到这里，贾政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社会真是个大染缸呀！

坐上了去亳市的长途汽车，贾政靖的心里莫名有了一种无形的压抑。自己在那个所谓的大都市已经闯荡三年多了，可现在除了一个皮包公司外，什么都没有。看着周围的朋友买车、买房，想想自己这三年多来的经历，给自己留下的只有妒忌，是对别人的那种赤裸裸的妒忌。

贾政靖从老家过来已经半个多月，日子还是一天又一天地过着。当他又失望地从一家单位出来的时候，手机突然响了，掏出来一看，是自己家里的电话，心里猛地跳了一下，不为别的，只因为每次父母打电话过来都是问生意怎么样、有没有女朋友之类，总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每次都是支支吾吾地回答“差不多”、“马马虎虎”、“这个不着急”……犹豫中贾政靖接通了电话，电话里传来的却不是父母的声音。

“哥，我是政建呀，我明天去你那里……”

挂了电话，贾政靖努力地回忆起表弟政建这个人，却越回忆越模糊，除了有些小时候的记忆外，表弟整个人都模糊了起来，连现在的样子都记不起来了——自己有多少年没见他了？三年？五年？看来是和自己的家乡越来越疏远了……除了几个儿时的朋友还有联系外，现在对老家的人和事越来越淡忘，每次想起家乡都觉得离自己很远很远……

在接表弟之前，贾政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自己该怎么安排他？在老家，父母向亲戚们提起贾政靖，总说他现在注册了个公司什么的，好像他有了多了不起的事业一样，可是这里的真正情况只有他自己清楚。目前自己的状况，安排这个突如其来的表弟，还真的比较棘手。

贾政靖和表弟一起到了出租屋内，放下行李，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已经中午十二点多了，就带表弟一起出去吃饭。

到了自己常去的那个小饭馆，边和老板娘开着玩笑边点了几个菜。等坐了下来，贾政靖就问表弟政建到了毫市准备做什么。政建听着贾政靖的话有点儿不自然地笑了笑说：“我还能怎么想呢？一切听表哥您的安排呗。”

贾政靖想了半天说道：“这两天你先帮我送送货什么的，等我回头给朋友打打电话看看，给你安排安排，帮你找个好一点儿的工作。”

贾政靖心想：这个表弟真的是不懂一点世故，说来就来，也不给我个准备的时间！在老家的亲戚圈里，父母说起自己的儿子肯定是吹得天花乱坠，可是自己的苦只有自己知道，自己算个什么成功人士？其实也就是在温饱线上挣扎罢了。表弟肯定听了自己父母的话就信以为真，来投靠自己了，可贾政靖都不知道要投靠谁呢！

想归想，贾政靖知道还是要给表弟好好安排，不为别的，就为了父母在亲戚面前有面子。可是又能到哪里找自己的面子呢？想到这里，贾政靖的心里越来越感到恐慌。

吃了饭，回到了出租屋，贾政靖对表弟政建说：“你先休息休息，闷了也可以出去转转，我下午还有事情，就不陪你了。等我下午回来，再带你到街上买两身衣服。到了这里，最起码要先学会打扮自己，不要让人家一看你就知道是刚从乡下来的。”说完，就把表弟一个人留下走了。

政建看着表哥出去了，自己稍微把行李收拾了一下，便开始打量起贾政靖住的这个房间。房间里的摆设很简单，也就一张床、一个办公桌、一个旧的电视机和一部电话，办公桌上的电脑旁放了一个文件筐，里面插得满满的。床旁边的柜子门半掩着，可以看到里面杂乱无章地堆着一堆衣服。政建想起了临来时父母交代的话：到了那里，好好地表现表现，给你

政靖哥一个好印象，你到了那里可就全指着他了！想到这些话政建便开始收拾起房间来。先把房子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然后看了看柜子，就把里边的那堆衣服翻了出来，开始洗了起来。

政建到这里已经一个多礼拜了，每天看着表哥早出晚归地不知在忙些什么，总感觉自己被忽视了。在这一个多礼拜里，他只是出去和表哥送了一趟货，别的时间就是待在家里发呆，或者晚上的时候看着表哥在玩电脑。

对自己的这个表哥，政建从小就有一种羡慕和敬畏。表哥的家境是亲戚里面最好的，从小在表兄弟们面前就充满了霸道，人也聪明，总能招长辈们喜欢。自从表哥到了县城读高中以后，两人见面就少了。表哥大学毕业以后，就到了省城毫市，从此政建再也没有了表哥的音讯。

最近听姨妈说表哥在省城自己开了个公司，一直赋闲在家的他就有了投靠的念头。可到了这里以后，才发现这里和心中想的有很大差距。不过他看着表哥每天忙忙碌碌的样子，心里还是充满了羡慕和向往。

贾政靖正在拜访一个比较有意向的客户，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电话刚接通里面就问：“你是不是贾政靖？”

贾政靖赶忙回答：“是呀是呀，请问您是哪位？”

电话里说：“你是不是有个表弟叫倪政建？他被车撞了，现在在益和区人民医院，你赶快过来吧！”

对方也不等贾政靖问更多，便挂了电话。“这个人肯定是政府部门的。”在赶往医院的路上贾政靖不禁在心里想。

到了医院，贾政靖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政建看这几天贾政靖天天忙，再加上自己也在毫市待了十来天了，便想出去走走，顺便去职业介绍所看看能不能找到自己合适的工作。没想到刚走到离出租屋不远的十字路口，就被一辆车给撞了。贾政靖问过医生才知道，撞得不是很严重，只是左臂骨折，腿上也缝了几针，别的都是些擦伤。

见了肇事司机，贾政靖了解到这是一起酒后驾驶引起的交通事故。看表弟也没有什么大碍，本来想给家里打个电话的贾政靖突然感到有些不妥，表弟是来投靠自己，可来了十来天了连个工作都没有找到不说，又被车给撞了，这要是让父母和舅妈一家知道了还不把自己埋怨死？想到这里就把电话放回了口袋，转身去了表弟的病房。

贾政靖在出租屋里琢磨起了刚才肇事司机的电话。肇事司机姓肖名九钢，是毫市供电局的一名司机，是专门给副局长开车的。肇事那天，陪副局长应酬，喝了点酒，就想早点回家，谁知却出了事故，把政建给撞了。

肖九钢在电话里约贾政靖晚上一起吃个饭，顺便把他表弟的事情给解决一下。

贾政靖本来想通过交警队解决的，那个肖九钢是酒后（其实应该是醉酒的，只是贾政靖不知道罢了）驾驶，像这样的事故，基本上不用商量，他就得负全部责任。但又想肖九钢是本地人，又是在“电老虎”上班，虽然只是个开车的，但是谁知道他有多大能量。贾政靖在亳市说得好听点是个公司老板，其实像他这样的人连一个普通白领都不如（注册公司的广告满天飞，只要掏一千元，谁都可以成为公司老板）。万一人家走通了关系，那表弟的赔偿岂不是要扯皮到猴年马月？想到这儿，他便决定晚上去会会这个肖九钢。可又想万一他一个人去，有些问题肯定是考虑不到的。再说坐出租车去，那会显得没有身份，肯定会吃亏。晚上去是谈赔偿的，在外人的眼中自己又是公司的老板，最起码面子得装起来。

到了晚上六点，贾政靖等到了朋友龙涛嘉，便上了车，向肖九钢约定的那个叫“1+1”的饭店赶去。

龙涛嘉是贾政靖刚到亳市时认识的，那时贾政靖还在一个生产叉车用的托盘企业做业务员，龙涛嘉是贾政靖的第一个客户。龙涛嘉那时还是一个贸易公司的老板，后来生意做大了，手里有了钱，就转行开了个拉链厂，到现在做得有声有色的。生意人本身就好凑热闹，今天贾政靖请龙涛嘉来也就是吃个饭凑个热闹而已，龙涛嘉正好没什么事，也就不亦乐乎了。

倒霉的肖九钢

贾政靖和龙涛嘉到了“1+1”给肖九钢打了个电话，才知道肖九钢一行早就到了，正在等他们。

众人在包厢里坐下后，贾政靖打量着肖九钢带来的两个人。坐在肖九钢旁边的那个看上去大概也就三十来岁，精瘦精瘦的，要不是脸上透露出一丝丝匪气，活脱脱就一个猴子。坐在“猴子”旁边的那位看上去也就二十出头，除了眼睛以外，别的地方都是圆的，往那里一坐仿佛就一个大号的保龄球。

龙涛嘉看大家都在发呆，便对肖九钢说：“你看，肖先生，你是不是给我介绍介绍呀，至于在下我，是贾政靖的朋友，姓龙叫涛嘉。”龙涛嘉说完便从口袋里掏出了名片，递给了肖九钢他们三个。

肖九钢一边接过名片，一边恭维道：“龙是好姓呀！”说到这里肖九钢在名片上扫了一眼，马上故作惊讶地喊道，“原来是龙总经理呀！失敬失敬！”

肖九钢指了指身边那个“猴子”道：“这个是苟逸桃，在华阳镇上班。”又指了指那个“保龄球”说，“这个是我的小舅子陆仁毅。”

说话间，服务员已经开始上菜。贾政靖和龙涛嘉对视一眼，点了点头。看来人家肖九钢对今天晚上还是用心布置的，连菜都预先订好了。服务员看冷盘已经上得差不多了，就问：“各位老板今天晚上喝什么酒呀？”

“我们可不是老板，只有这位才是真正的大老板，对不对呀龙总？”苟逸桃接过了服务员的话，指着龙涛嘉说。

肖九钢也附和道：“人家小姐叫老板点酒，我看我们龙总就不要推辞了吧！”

贾政靖看着周围的几个人，心里有了一种淡淡的失落感——本来今天这个饭局我才是主角，可是从几个人见面到现在，众人的眼球却被自己带来应付场面的龙涛嘉给吸引了过去，看来群众的眼睛还是雪亮的，知道人家是真正的老板，自己只是一个皮包公司的“老板”。

“我看，还是让贾政靖来点吧，对这方面我是不太在行的，我的贾老弟可是号称‘千杯不醉’！”龙涛嘉可能见大家有点儿冷落了贾政靖，就把大家的注意力抛向了他。

贾政靖看几个人目光都注视着自已，赶忙说：“大家初次见面，主要

是说说话、联络联络感情，喝酒就免了吧。”

“那怎么成！龙总都说了你贾先生是‘千杯不醉’，再说了你也说要联络感情，没有酒怎么联络？几个大老爷们在一起不喝酒联络感情，还能用什么联络？我看都不要推来推去了，就按照我们亳市人的习惯，喝老酒吧！”苟逸桃一边说一边用一种夸张的眼神看着贾政靖，仿佛和贾政靖是多年的老朋友一样。

酒确实是一种好东西，众人喝了没多久言语就多了起来，但是毕竟大家初次见面，谈得也都是些没有“营养”的话，无非就是伊拉克的局势又有了什么样的变化，姚明在NBA又进了几个球什么的。

在这期间肖九钢问起贾政靖的工作，龙涛嘉接过话头说：“我这个贾老弟可不一般呀，前两年他还是给别人打工，现在却自己当起了老板。”说完又把贾政靖的大致情况介绍了一下。当然，龙涛嘉对贾政靖的情况夸张了不少。众人听了都连忙奉承。

贾政靖看到这样的情况，嘴上谦虚地说：“你们都别听龙总瞎说，我现在也就自己给自己打工，不值一提！”心里却对龙涛嘉的话感到十分满意。看来今天叫龙涛嘉过来是叫对了，这个龙涛嘉还是给足了自已面子。

在众人谈得起劲的时候，贾政靖仔细地打量着肖九钢三人：肖九钢给人一种很放心的感觉，他的话并不多，却时不时地给各位夹菜、倒酒、添茶什么的，而且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总是显得那么随意，仿佛本来就应该这样做一样，没有一点的生硬和不和谐；苟逸桃的言谈举止和他面相一样，说话匪气很重；肖九钢的小舅子却显得很文静，只是偶尔和大家碰一下杯，时不时地接上一两句话，却从不多说，只是一两句。在贾政靖的印象中，胖子一般都属于比较健谈的，可能在这里就属这个陆仁毅年龄最小，而且大家又不是真的很熟悉的缘故吧！

两瓶老酒下肚之后，肖九钢叫服务员开了第三瓶，并忙着先给龙涛嘉倒，龙涛嘉却捂着杯子说：“给我来瓶啤酒吧，这个老酒我就不再喝了，毕竟我是开车来的，喝多了不好。”

苟逸桃听到龙涛嘉的话语，满不在乎地说道：“龙总，看你这话说的，龙总你是做大事的，还怕我们这些拿死工资的不成？再说了，难得大家今天高兴，喝这点儿酒算什么？就是回去的路上真的撞了人，也不就赔俩钱儿的事儿吗？龙总你还在这俩钱儿……”话刚说到这里，苟逸桃仿佛感到这话说得有点儿不对头，就立马住了嘴，尴尬地笑了笑，猛抽了口烟，怔怔地望着贾政靖。

贾政靖此时看着突然静下来的众人，也是尴尬起来。表弟的事情他一

直在心里琢磨着该怎么说。本来他想等大家酒喝得差不多了再提。今天人家肖九钢把事情做得还是比较地道的，就凭今天这桌饭菜恐怕也得七八百。自己的表弟只是胳膊骨折，休养一段也就好了，又不会落下什么伤残，也就赔俩钱儿的事情，可是人家肖九钢却这么破费请他来，现在的气氛又这么融洽，他感到不知该怎么开口。

“既然荀子（荀逸佻）把话说到这里，我看我还是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你贾老弟说了吧，通过接触我也相信贾老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肖九钢看着安静的众人，慢吞吞地说道，那表情像是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又似乎很轻描淡写。

“本来这件事情也不是太大，我们在交警队处理也就行了。可这事从头说来却牵扯到我的终身……”肖九钢道出了原委，贾政靖才明白过来今天人家为什么要请他出来，并且把事情做得这么到位。

原来，肖九钢是当兵复员之后就分到供电局开车，但他却是一个善于钻营的人，在单位把上下的关系都处理得顺顺当当的，再加上开车的工作很容易接触领导，时间长了也就有了些想法。

肖九钢自从专门给原裴副局长开车以后，就私下里活动，想调到下边的一个供电所当个所长什么的。眼看一切都差不多了，却没有想到天天坐他车的那个裴副局长倒了。

本来供电局上次换届，那个裴副局长当上一把手的呼声最高，却没想到被人检举，而且材料还非常详细，在这个关键时刻，检查组下来进行了调查。可是谁也没想到事情却是裴局长的老婆一手策划的，检举信是他老婆亲手写的。裴副局长的老婆是个泼妇，当知道了裴副局长在外边有人后，就天天地闹离婚。裴副局长为了自己的面子和影响，就一直硬压着没有离，时间长了这个裴副局长的老婆不知是想通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慢慢地也就不闹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在裴副局长转正的时候闹了这么一出，可能是抱定“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好过”的想法，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闹了这么一出。

事情的发展总是出乎意料，本来供电局换届，除了这个裴副局长的呼声最高以外还有一个副局长的呼声也很高，结果裴副局长的这个事情一出，也不知道那个副局长动用了什么关系，反正这个事情一查到底，态度还很坚决，结果就牵扯出了经济问题。

肖九钢就等裴副局长把“副”字去掉，然后在他春风得意的时候把自己的事情提出来，想那裴副局长肯定是不拒绝的，可是却眼巴巴地看着裴副局长不但把“副”字去掉了，而且去得还很干净，连后面的“局长”

都给去掉了。

经过上次的教训，肖九钢这次干脆也不等什么了，经过不懈的努力，眼看这次调到华阳当所长的事情就要水到渠成了，却又出了贾政靖表弟这档子事。这件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关键是肖九钢的这个醉酒驾驶。本来肖九钢想活动活动，可就怕伤者的家属不同意，狮子大张口地乱闹一通，于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就把贾政靖请了来。

“善后”的赔偿

龙涛嘉看着贾政靖犹犹豫豫的样子，还真怕他狮子大张口，赶忙说道：“既然今天我贾老弟把我叫来了，而且你肖九钢又这么爽快，今天我就做个和事老。这件事情我们就按照正常的手续走好了，肖九钢你要有路子的话就把你醉酒这一项给销掉，当然我想我贾老弟是不会有意见的。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表弟毕竟是受害者，这个恐怕你肖九钢要破费了。”

“他肖九钢破费个屁呀，龙总既然都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了，那我苟逸桃就保证能让你满意。”苟逸桃看龙涛嘉已经替贾政靖表明态度就拍着胸脯说。

“苟子说得有道理，我还真不用破费什么，回头我找朋友把我醉酒驾驶这条给销掉，赔偿的事情就归保险公司管了，即便保险公司赔少了不还有我们单位嘛。我向贾总保证绝对不会亏待你表弟！不过这件事情，最终还是我的责任，那我今天就私下里拿出这三千块钱来算做我自己对贾总表弟的补偿。”肖九钢说到这里就从口袋里掏出钱来要给贾政靖。

贾政靖刚才听了肖九钢的一番话，还真有狮子大张口的心思。不过贾政靖毕竟不是那种说翻脸就翻脸的人，再加上刚才龙涛嘉对自己的吹捧，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他正在琢磨这个事情怎么敲诈一下肖九钢呢，龙涛嘉却替他把事情包揽了下来，心里不免有了一丝不快。不过今天自己把龙涛嘉叫过来撑门面，既然龙涛嘉已经把话说满了，也就不好再驳他的面子。想想自己的表弟又没有什么大事情，而且他又刚从老家乡下出来，就自己老家那生活水平，不管这件事情怎么处理，赔的钱表弟都会感到满意的。就是家里人知道了，也不会在亲戚面前丢了他的面子。

就在贾政靖胡思乱想的时候，又听到肖九钢说按照正常手续走，还有保险公司和单位的赔偿，才恍然大悟。龙涛嘉说得很有道理，虽然把肖九钢醉酒驾驶的事情放了过去，可这毕竟还是一起交通事故，只要自己态度强硬一点，还怕供电局没钱赔？也不看看那是什么单位！

贾政靖刚想到这里，却看到肖九钢说着又把问题揽到自己身上，并拿出了三千块钱递给自己，想都没想就要去接。可是他刚伸出手，突然看到龙涛嘉向他示意不要拿这个钱，犹豫了一下，就把伸出的手，左右摆动着说：“肖先生你这样做就有点儿太过了，刚才我龙哥已经说了，这个事情